

书评 面面 观

萧乾等著
李辉编



SHU PING
MIAN MIAN GUAN

人民日报出版社

书 评 面 面 观

萧 乾等著
李 辉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书评面面观

萧乾等著

李辉编

*

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10.625 字数260千字

1989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3500 定价3.95元

I S B N 7-80002-150-5/D·16

目 录

未完成的梦（代序）……………萧 乾（1）

第一辑 书评研究 萧 乾

第一章 序论……………	(7)
第二章 书评家……………	(18)
第三章 阅读的艺术……………	(29)
第四章 批评的准绳……………	(37)
第五章 批评的艺术……………	(49)
第六章 书评写作……………	(62)
第七章 书评与读书界……………	(80)
附录：1、创作界的瞻顾……………	(94)
2、小说……………	(100)
3、欣赏的距离……………	(103)
4、文字的绘画……………	(106)

第二辑 作家、书评家、读者谈书评

谈书评……………	朱光潜(113)
我对于书评的感想……………	沈从文(117)
我如果是一个作者……………	叶圣陶(122)
我只有苦笑……………	巴 金(125)

关于批评·····	张天翼(128)
假如我是·····	李健吾(135)
书评家即读者·····	施蛰存(139)
批评家的路·····	艾 芜(142)
书评家的限制·····	常 风(144)
批评与探险·····	宗 珏(148)
“集评”更理想些·····	潘 琳(150)
书评和读者·····	侯金镜(152)
通俗化些·····	铸 颜(155)
一位良师·····	王 瑞(157)
不要武断·····	杨 毅(158)
我们得到了些什么·····	戈 矛(159)
读者·书评·书评家·····	黄 梅(161)
书评的内容·····	李 剑(166)
掌握那条绳索的·····	吕玲心(170)
冲出狭窄的风气·····	冀 南(172)
一个图书馆员论书评·····	碧 茵(175)
我们的书评家·····	王雪茜(177)

第三辑 萧乾编发书评选萃

(录自《大公报》1935—1937)

李广田的《画廊集》·····	刘西渭(181)
卞之琳的《鱼目集》·····	刘西渭(185)
蹇先艾的《城下集》·····	刘西渭(195)
毕矣午的《掘金记》·····	李影心(197)
芦焚的《谷》·····	李影心(201)
老舍的《离婚》·····	李影心(205)

万迪鹤的《火葬》	李影心(214)
何谷天的《分》	李影心(217)
蹇先艾的《踌躇集》	李影心(221)
朱光潜的《孟实文钞》	常 风(224)
李健吾的《以身作则》	常 风(228)
顾一樵、顾青海的《西施及其它》	常 风(231)
艾芜的《南行记》、《夜景》	黄 照(236)
魏金枝的《白旗手》	黄 照(241)
茅盾的译著《桃园》	黄 照(246)
邓以蛰的《西班牙游记》	沈从文(249)
郁达夫的《出奔》	萧 乾(252)
芦焚的《里门拾记》	杨 刚(258)
孙毓棠的《宝马》	冯沅君(264)
黎烈文的译著《冰岛渔夫》	马宗融(268)
徐懋庸的《打杂集》	张 庚(275)
李广田的《银狐集》	陈 蓝(279)
丽尼的《黄昏之献》	骆 方(282)
严敦易的《摇落》	李辰冬(285)
邵洵美的《一个人的谈话》	直(287)
萧伯纳新著三剧本	刘荣恩(290)
集体评《日出》	(293)
1936年12月27日《大公报》:	
一个异邦人的意见	谢迪克(293)
我更爱《雷雨》	李广田(297)
现实的侦探	杨 刚(299)
戏剧的进展	陈 蓝(301)
多方面的穿插	李影心(303)
活现的二十世纪图	王 朔(305)

1937年1月1日《大公报》:

- “渴望早早排演”.....茅 盾(310)·
“舍不得分手”.....孟 实(朱光潜)(311)·
“其实也是诗”.....叶圣陶(315)
“伟大的收获”.....沈从文(317)·
“雄壮的景象”.....巴 金(320)·
“更亲切一些”.....靳 以(322)·
“大胆的手法”.....黎烈文(324)·
“还有些茫然”.....荒 煤(326)
从《雷雨》到《日出》.....李 蕤(328)·
编后记.....李 辉(331)·

未完成的梦（代序）

萧乾

人到老年，一种悲哀，一件憾事，是梦少了，偶尔脑海里冒出点什么，也一晃而过。不知是作梦的机器生了锈，还是由于幻灭得太频繁而干脆罢工了。

年轻时，我曾经是个梦想很多的小伙子。那时钉子碰得还不多，往往不问国情，不顾现实，就让自己的梦尽情驰骋。

距今50多个春秋，也即是1934—1935年。我忽然心血来潮，对书评感起兴趣。恰好那时我正需要交一篇毕业论文。身在新闻系而心在文学系的我，就找了个跨在两系之间的边缘题目：书评研究。开头，我挑上它还只不过是过关。可是钻进去之后，我发现它并不仅仅是报刊上偶尔设置的一个栏目，而是现代文化这巨厦一根不可或缺的梁柱。当时我曾预言：“随着读者层的扩大，新闻纸销路的飞增，这势力对于著作界、出版界、读书界，都将具有相当的权威。……终有一天它将象塞克斯机一样会在这古国国土上飞翔起来。”

我有多么乐观，又多么天真啊！

1935年7月，用那论文（就是这里重印的）换到一纸文凭后，我就走马上任去编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了。近年来李辉同志为了寻觅我过去的足迹，时常钻到北京图书馆旧报刊部故纸堆里，从而发现那些年月里我曾怎样不遗余力地提倡过书评。除了这本小书，我确实还曾充分利用了《大公报》那块园地，声嘶力竭地为

书评而呐喊过。我宣告职业化的书评家终将诞生，并且还嚷着：“我们需要两个批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

我组织起一支书评队伍：杨刚、宗珏、常风、李影心、刘荣恩等。有的还健在，有的已作古；有的移居海外，有的仍在我们中间。我对广告向来怀有成见，甚至有意识地抵制，总不甘让它左右我的选择。在牙膏、鞋油上是如此，在看什么、买什么书上，我更不愿受它的操纵摆布。当时我认为书评就是为了让读者对书能有比广告来得客观的评价。所以我的一个原则是：坚持自己花钱买书来评，不评赠书。在上海时，我顶着大太阳，冒着溽暑，去四马路买回一叠叠值得一评的书，然后打包分头寄给我那十来位书评家，请他们评论。

在天津编刊物时，我还只是在自己写的那些“答辞”中鼓吹书评。到了上海，除了刊物上经常保持书评专栏外，我还编了几个讨论书评的特辑。谢谢上海《书讯报》的葛昆元同志，前年他在选登我这老掉牙的《书评研究》时，还特意把那几个特辑复制出来见赠。这样它们也同新时期的读者见面了。记得卢沟桥已经开了火，我还在为书评奔走！有一个特辑好象就是在“八·一三”那天刊出的。不几天，由于报纸缩张，文艺版取消，我这个编者也随之而失业了。

半个多世纪后，书评并没在读书界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也还没见到有人象当年的宗珏、李影心那样以写书评为职业。书评更算不上一种文学品种，它依然以“聊备一格”偶尔出现在报刊上。

为什么说当年那样提倡书评、鼓吹书评的重要性是天真呢？请听听一个奔80的糟老头子说几句世故话吧。老早就我懂得了在中国想干点什么，说点什么，都得先问问国情。国情是无形的，因为它既没有明文规定，甚至也找不到哪一位来坦率指出。它，只能心领而不可言传。只有在碰了硬钉子之后，你才会恍然大悟：

原来这使不得！可那时候多半已悔之晚矣。

旨在为读者当读书咨询者的书评之所以树立不起来，就是因为中国写书的人大都只允许你褒，容不得你贬，即便你贬得蛮有道理。一本书出来，如果谁也不吭一声，写书的人倒并不在乎。说上点好话，自然就不胜感激；倘若你历数一本书的七分好，同时也指出它的三分差，麻烦就来了。正面申辩，甚至抗议，本无不可。然而不。他会在另外场合挑眼找茬，为几个字竟然能结下多年深仇，在你料想不到的时刻和场合，大做起文章。倘若能发明出一种足以洞察积怨的显微镜，并用它来照照历次运动中的发言，大批判栏上的声讨，那必然会触目惊心。

年初在香港，读了台湾龙应台的两本书：《野火集》和《龙应台评小说》。这位血气方刚的女性大概看不惯那里一些不痛不痒的文艺批评和社会批评，想靠个人的一股勇气，冒犯一下，闯出个新局面。她自称要做的是“不戴面具，不裹糖衣”。她反对“四平八稳，温柔敦厚”的批评，也不喜欢“点到为止”的批评，更不耐烦戴着面具看事情，谈问题。

结果，她发现对一个健康人，你拧拧他的手臂，掐掐他的腿，他不会起激烈的反应。可一个皮肤有病的——不管是蜜蜂叮咬的红肿，还是病菌感染的毒瘤，只要用手轻轻一触，就可能引起他全身痉挛。

所以人们宁肯写经据典、长篇大论的文学批评，很少人愿干开门见山、短兵相接的书评这一行。

然而，为什么时至80年代，我对书评这个梦还依然锲而不舍呢？

30年代我曾提倡书评，可比起今天来，那时有几本书可评！今天出版物成百倍地增加，有哪位一目十行的奇才能把（比如说文艺）书全看了呢？今天不是比中国文化史上任何时期更该有一批仁人志士，自愿当文化咨询者，帮助广大读者选一选书吗？眼

下时兴搞咨询站，保险业设立咨询站，计划生育设立咨询站。难道为广大群众提供精神食粮的出版业，不也该设些咨询站吗？

我之所以让这本书同新时代读者见面，是表示我对当今“双百”方针的信念。我相信不至有“先进”的捍卫者用80年代的尺度来衡量这本半个多世纪前写的小书。然而我对自己尚有冷静的估计。以此书来说，就写得十分粗糙，观点更谈不上准确。尤其书中所举的例子又大多出自西方报刊，因为我当时身在燕京那个洋学堂，找不到多少东方资料。我衷心希望抛出这块50多年前的老砖，能在新时代引出思路更透彻、立论更正确、例子更生动具体的玉来，更希望书评在咱们这里，能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文字行当。

1987年10月3日

第一辑

书 评 研 究

萧 乾



第一章 序 论

一 一个新势力

都伏思在美国曾做过这样的—个调查：他想知道读者是通过什么媒介与书接近的。这统计的数字他后来发表在一本书里①

媒介	人数
书评	3454
广告	2460
友人介绍	1219
作者声望	604
书店陈列	420
对问题有兴趣	409
书店推荐	383
馈赠	270
演讲中听到	230
书名吸引人	199
书皮吸引人	191
书店中翻阅	180
权威介绍	161

① R. I. Duffus, *Books, Their Place in A Democracy* P. 51 N. Y. 1930.

媒介	人数
函邮目录	156
教授介绍	64
风行一时	56

这数字证明现代文化界的一股新的势力——书评：一种为一般读者所写的一般书籍的批评。

随着读者层的扩大，新闻纸销路的飞增，这股势力在著作界、出版界、读书界中都将享有相当的权威。纽约书评家的一句话也许就形成某本书的命运。这势力对于文化或许是威胁，或许是促进；无论如何，它已牢牢地存在着了。学者尽管视自己的胸膛为一本最可靠的目录，专家尽可以轻视着书评的肤浅，但这势力已牢牢地存在于广大群众之间却是事实。

在目前的中国，这势力实在还不大。我们的阅读及购买大半仍是以广告的魔力或自己的趣味癖好为归依。这是因为我们真正的大众尚未成为读者，著作人的名字也仍少得极易记辨。但终有一天，它将像塞克斯机^①一样会在这古国土上飞翔起来，书评终将尾随着文化高潮稳稳地步入我们的读书界。

这预言需要证据吗？国内批评性刊物随了出版业的兴旺而增加是近年来极明显的现象。作者或出版家对批评家的拉拢与憎恨也印证着这势力的增大。

二 萌芽中

书评在中国的历史的确不长。在我们那批评文库里，泛论风

^①一种飞机。

格、技巧、作家创作道路的很不少，但把注意集中到某一本书上的还不多见。至于除评者主观印象外还顾及读者客观需要的，几乎没有。

真正的书评是随了杂志的昌兴而出现的。第三卷的《新潮》出过“名著介绍专号”，《新月》曾把“书报春秋”作为固定的一栏。各科杂志的尾部登载书评成为一种风气了。出版家看到大众对书评的信任，于是自己也办起书评刊物来了。如《新书月报》（华通书局）、《现代出版界》（现代书局），都曾风行一时。

前年，教育当局也兴高采烈地办起大规模的《图书评论》，各科都由专家负责，这刊物出到二卷便夭亡了。一个更可注目的事实是书评逐渐侵入了新闻纸。简短的书评在报端发见是常事。《大公报》甚而办起图书副刊来。

一个美国图书馆员把当代的书评大致分为四类：（一）学者的。执笔的多是专家。但专家易分派系。所以遇到主张不同的常为偏见支配，吹毛求疵，不顾全局，对于异己的新发现尤难容纳。有时标准定得太高，对普及的著作常缺乏同情。（二）欣赏的。多出自敏感的批评家。欢迎一切新的进步，也常能指出一本书的特殊处。但评者学力不逮，超于原著的见解不常见到。（三）谩骂的书评。对作品牵强附会，对作者个人竟肆加诋毁。（四）报纸的书评——美其名曰“趣味的书评”。只求新奇热闹，引人入胜，而不重批评标准。

这四种书评都已在中国萌芽了。博学的教授在批评“玉君”时，却用去八成篇幅讲起西洋小说发达史来。翻译老将提笔批评起另一个翻译者的成品时，3/4的篇幅成为逐页校阅的勘误表。说着恭维话的又多是一些十足的外行，面前的书象是该科唯一的典籍。刻薄的、口口声声“教授”“博士”，用极富酸性的话嘲笑着原书的作者。至于在报尾巴见到的书评则除将原书目录如流水帐地一气抄完，就再没可说的了。肤浅有了，却似还未把握到那点新奇热闹。

三 未来的恐怖

随了文化经济的演变，书评将逐渐职业化了。职业书评家目前在中国尚不多见。偶而一个常写书评的人出现，细一调查，这人也许在某地教着书（一个业余的批评家），或者写了一些时候，自己变为作家了。缺乏经常性的书评作者自有许多不便处，但也省却许多弊病。因为这种业余的书评家才真正是读者层不甘缄默的代表人。他也许偶尔为一个知友写篇介绍性的书评，但他不至为许多下流作家所包围。更好的，没有业余的书评家甘作出版人的工具，像许多美国职业书评家那样。

只有在萌芽阶段才允许人们玩票。当千百种书每日由印机中倾了出来时，业余的书评家将无力担当这全部的工作。那时书评的刊物将大批出现。每个刊物也都将拥有一些专司书评工作的人。

那时，按月领月薪的职业书评家要看编辑人的眼色，编辑又要觑看出版家的眼色。如果把应捧的书给骂了，好，出版家立刻就会走进来。第一句话就是：“喂，把我登的广告撤了！我按月给你上千的广告费，你还说我的坏话！”

职业批评家产生时，不署名的书评将出现了。像我们今日的报纸一样，书评目前还逗留在个人负责的阶段，等到报馆或杂志的书评栏主任麾下几十位书评家为着薪资而工作时，也许就不容许书评家署上个人的真名了。那时该是被评者吃哑巴苦的日子了。一个作者讽刺书评家的权威说：“因为你不署真名，没有敌手能还击到你身。同时，你的武器永远不至落空，因为你的势力远超过那些署真名的。那声‘我们’的魔力是没有别的权威能抗衡的。因此，你的宣判效力格外大。”